



正确的发展方式应努力实现社会和谐

——访大和证券集团会长铃木茂晴先生

□川村雄介 薛军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亚太人行栏目第十三期在大和总研多媒体工作室如期进行,此次嘉宾为大和证券集团会长铃木茂晴先生。我们与铃木先生就中日双方资本市场、经济发展及合作的历史、现状以及前景等话题展开了访谈。

1 日本经济成败经验可供中国借鉴参照

川村雄介: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大和证券集团的铃木茂晴会长。铃木会长去年开始执掌整个大和证券集团,在此之前还曾经作为大和证券在中国和亚洲业务的开拓者,取得过令人瞩目的业绩。首先请铃木会长介绍一下您同中国之间的交往和故事。

铃木茂晴:我最初是在1983、1984年开始同中国交往的,当时我还在秘书室工作。大和证券曾经有一个中小证券公司社长的定期聚会,通过这个会,在80年代中期我到上海进行了考察。那个时代同中国通电话要向电话局申请并且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接通。到了2000年时,我担任了投资银行部门的主管,当时中国企业的民营化已经起步。为了成为中国企业在日本公募资金的承销商,我开始经常去中国。那时每次去北京都会感到有很大变化,高楼大厦不断崛起,在印象中原本好像是广场的地方不经意间大楼已经盖起一半了,可以说我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的飞速发展。

薛军:中国在30多年前实行改革开放没多久,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开始实行改革,听说那时的大和证券对此提供了很多帮助。请您就此谈一谈。

铃木茂晴:大和证券秉承国际化战略,非常重视海外市场,特别是亚洲市场。我们从70年代后期就开始研究中国市场,刚进入80年代的时候,我们接受中国年轻人以实习生的身份到公司学习证券、股票和资本市场的制度,从那时开始,我们总共对近百人进行了培训。他们

回国后,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大显身手的也不在少数。当时,我们为了进一步强化和中国的紧密关系,以备当中国开始开放资本市场时他们可以进一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双方都很努力来完成这个培训计划。来我们公司接受培训的人都热情高涨,为了掌握资本市场的相关知识,可以说是废寝忘食。现在,我们也有很多方面需要请教他们。中国的资本市场现在变得很大了,再回想一下那个时候,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川村雄介:您刚才所讲的内容,我想是大和证券与中国之间取得的合作成果之一。去年10月大和证券集团属下的大和总研同中国在社会科学院方面最重要的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签订了友好交流合作框架协议。双方都希望通过这次合作取得更大的发展,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铃木茂晴: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最大的智囊机构。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展开合作,对于大和集团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日本经历了高速增长长期和土地泡沫,然后又经历了十几年的经济萧条期,我认为中国应该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应该把日本到目前为止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作为研究对象。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非常期待双方能在众多领域互惠互利、通力合作。我认为首先重要的一点是双方稳步合作,落实好每一项实施计划。

中国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国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些方面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国家的发展方式有多种多样,但是我认为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努力实现社会和谐。



铃木茂晴,1947年生于日本京都,1971年庆应义塾大学毕业后进入大和证券株式会社,从普通员工做起,历任部长、董事、常务董事、专务董事、社长等职,并于2011年就任公司会长。其间于1986—1987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进修。同时还担任日本证券业协会副会长等职。图片来源:大和总研

3 中日国情不同 “泡沫”发展或可避免

川村雄介:刚才会长所说的日本市场方面,20年前泡沫非常大,那时候日经平均指数达到了近4万点,现在只相当于那时1/4的水平,以第一线管理高层的眼光来看的话,您是怎样看待这种差距的?

铃木茂晴:确实如此。经济增长本身就有通过泡沫发展的一面。信用创造膨胀,然后用“混凝土”慢慢地对它们进行巩固,使它们变得坚硬,另外,在信用创造膨胀的同时,经济的发展则慢慢制造着泡沫。80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泡沫由于太膨胀了,所以在用“混凝土”进行巩固前就破灭了。所谓的“泡沫”,就是大家任由信用不断创造膨胀,还抱有可以控制的幻想。将现在和当时直接相比比较困难,但我还是认为那样的增长模式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日经指数曾升到近4万点的水平,而现在也就1万点左右,总市值也只有当时的一半左右。日经指数在2000年的时候有一些大型的IPO入市,所以不能进行单纯的比较,我感觉那时比现在实际上高4000点左右吧。

川村雄介:在这三四年里人们都在思考中国经济会不会泡沫破裂。日本调查机构的观点是,中国国内多少存在经济泡沫,但可以实现软着陆。与之相对的是,很多日本媒体持中国经济泡沫将破灭和崩溃的论调。坦率地说哪一方的观点正确很难判断,会长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铃木茂晴:我认为日本80年代末的泡沫和中国现在的状况是很不一样的。相比而言,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和日本实施池田田人首相提出的“所得倍增计划”时的情况很接近。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经济刚开始腾飞的阶段和80年代后期的日本是完全不同的状况。日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日本有1亿比较均一的人口,因此会很快进入沸腾过热状态,而中国有13亿人口,根本不会出现经济泡沫破裂的,这是我的感觉。我认为中国经济还有很大发展潜力。

2 中国资本市场需进一步与世界接轨

薛军: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从90年代初开始起步,到现在为止上市公司已经超过了2000家,反观发达国家,上市公司超过2000家的也不过只有6个。今后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会进一步发展壮大,您对此有何评价?

铃木茂晴:中国企业民营化的起步阶段,以及中国企业IPO(首次公开募股)的最初阶段,我们都积极参与其中,所以感慨万千。中石油的市值在全球数一数二,我想在全球市值前十名的公司中中国也能占有四五家了吧。展望未来,因为中国市场上有市值非常庞大的公司,所以很有必要通过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吸引更多的海外资金。现在通过QFII认可的投资额度在市值中占的比重还非常小。以后,为了增加市场的流动性,有必要放宽对外国投资家的限制。为了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中国企业在信息公开等方面也有必要同世界接轨。

川村雄介:从公司治理的层面也要不断加强推进信息公开化。

铃木茂晴:是的,现在这些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说明还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并且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在不断推进,首先表现在贸易结算领域,大家都认为人民币时代会在某一天到来。其次,如果市场不能做到透明公正的话,就很难募集到资金,我认为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川村雄介:对中国来说,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商业中心,此外还有香港。从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投资家来看,与北京和上海相比,目前来说他们会首选香港,是这样吧?

铃木茂晴:以我多次去这些地方感觉来说,香港确实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但上海也很有国际化的感觉。上海曾经作为交易之都而闻名,划分老城区和新城区的话,老城区还保留着当年国际大都市的氛围。我最近去上海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上海和香港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海外人才去上海已经基本没有不适应的感觉,对上海的国际大都市地位有了认同,上海如果再做些改善的话很

有可能超越香港。

薛军:正如您所说,到目前为止的30年里,香港起到了窗口或者桥梁的作用,今后如果进一步放开国际收支中的资本项目管制的话,让资本的国际间流动逐步获得一定的自由空间,上海就十分有可能代替目前香港的许多功能。

铃木茂晴:我有同感。



日本金融自由化进程加速期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东京成长为继伦敦和纽约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图片来源:中国经济导报网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业续引人瞩目。资料来源:图片

4 以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和谐

薛军:从欧元区的危机和新兴市场的未知性等因素来看,2012年被称作是变幻莫测的一年。作为著名证券公司的会长,请您从日本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谈谈对世界经济的展望。

铃木茂晴: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从总体来看,我对今年的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的经济复苏。美国的失业率从9.9%降到了8.3%左右,从数字来看确实下降了,美国经济毕竟还是好转了。欧洲方面,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去年12月通过发行3年期无限额贷款给市场注入了大量资金。主权债券问题最终是金融机构的问题,大家所担心的是金融机构突然倒闭。欧洲央行通过增加货币的供给给市场流动性方面起了稳定作用。希腊也接受了各种借款条件,虽然这些措施不能真正达到预期目的还是问题,但至少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

在这种外部环境下,日本的股市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旺了。外国投资家在今年1月和2月的上半月买入了6000亿日元的股票,所以情况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日元升值也已过了峰值。从这方面来说,相对而言,日本的股市现在还处于低位,还有很大增长空间。另外,20兆日元的复兴预算对复兴需求的带动效果也会非常显著。

薛军:刚才会长所讲经济增长是通过泡沫来实现的,但是雷曼危机以后,世界各地的现代成长模式或者说现代生活方式是不是已经到头了,也就是所谓当今的资本主义模式是否走进死胡同?大家在想那么今后怎么办?也许在座的许多人都在思考替代方法,比如说,通过开发能替代化石能源的新能源能否摆脱目前经济的低速成长,即所谓新能源革命能否带来又一次新的产业革命的问题,也许这个话题太超前太哲学性了,请您谈谈这方面的见解。

铃木茂晴:在能源问题方面,现在最热门的话题是核能发电问题,确实核能发电最糟糕的结局是一旦失控后无法预料,但目前为止还很难有可替代核能的资源,所以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核能发电。如果在将来可以用风能太阳能等,或者说发明出一种全新的能源来取代核能发电,那的确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是目前还没有超越核能的,我以为眼下最现实的做法是在采取最大安全措施继续利用核能的同时,多头并进。电力像水和空气一样是不可欠缺的东西,如果突然中断的话后果会很严重。所以,我认

为做事要留有一定的余地,不要去全盘否定,从哲学上看有必要的事情现实中不一定要完全照做。

川村雄介:刚才听薛教授也谈论目前在世界增长发展中,实现各地区各国均衡发展的呼声很高。中国现在流行和谐社会的说法,大和证券集团名字里面“大和”的意思中也包含“和谐”吧?

铃木茂晴:确实如此。薛军:回到刚才的话题,我认为以后不会再出现像泡沫经济时期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但是,可持续性增长,或者说实现和保持和谐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从能源角度来看的话,也同样如此。

铃木茂晴:确实是这样。中国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国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些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可是,我认为如果中国继续保持10%的增长速度的话,那么在某些方面会发生发展的扭曲。虽然国家的发展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我认为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努力实现社会和谐。

薛军:我在日本大学任教之前曾在日本的公司工作过。我感觉日本的大学生都很老实安分,甚至过于腼腆,但是他们一旦进入公司后就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请您谈谈公司是如何将腼腆的大学生变成“企业战士”的。

铃木茂晴:这是一步步做到的。我们曾经历的时代和现在所处的时代有些不一样。在我们公司,我发现年轻人来公司不到1年就变得非常活跃。刚才谈到了“和”的话题,所有的企业都意识到要让员工对公司有很高的忠诚度。我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把自己全身心地奉献给了公司。现在虽然不至于像以前那样,但与员工一起工作是公司的一贯传统。有时候也感觉现在的人不太喜欢这样,当年的那种感觉好像正在消失,不过近来它又开始恢复起来,日本的公司与员工之间存在紧密的连带关系,我认为这能激发出员工的潜力。

川村雄介: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在刚开始时会长说大和证券已经和中国交往了30多年了,今年恰逢中日友好邦交正常化40周年,展望30年后或者40年后的中日友好交流,特别是经济的交流,会长您有什么感想?

铃木茂晴:中国无疑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还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大和证券现在的战略是把亚洲作为国内市场一样来看待,中国市场当然占据着中心地位。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增长最快的亚洲地区在地理上离日本非常近,这对于日本来说是很幸运的事。日本走过的道路,对其他国家来说具有参考价值,我认为应该借鉴日本的经验,把包括“今后什么要避免,什么要做,怎样做才能更好”等在内的问



川村雄介(左):本报特约海外经济学家、日本大和总研专务理事、日本岩手县复兴委员会委员;薛军(右):本报特约海外经济学家、日本长崎大学准教授、日本证券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图片来源:大和总研

5 中日应发挥地理优势全面巩固合作

薛军:我们今后要同中国开展各种各样的业务。在日本,包括个人的金融资产在内,资金还是很丰富的,在中国企业需要融资的时候,日本的资金还是很有魅力的。所以,两国地理相近,如果我们能结成坚实牢固的关系,30年后、40年后一定会更好。

(本访谈实况视频将发表于日本“大和证券”网络电视 www.daiwatv.jp。有关本访谈的日文版报道将发表于日经BP网络在线 www.nikkeibp.co.jp)